



话说教育的“艺术”与“技术”

李镇西

常有人问：“教育是艺术还是技术？”我感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因为如此发问，把本来不是对立的教育艺术和教育技术人为地对立起来了。如果顺着如此发问的逻辑，我还可以问：“教育的首要条件是爱心还是智慧？”“学生应该获取知识还是能

力？”“吃饭重要还是穿衣重要？”“父亲重要还是母亲重要？”等等。

有人也许会说，既然教育艺术与教育技术不是对立的，那么说“教育既是艺术也是技术”是不是就正确了呢？或者说“教育艺术也包含了教育技术，教育技术则应该提升为教育艺术”？我认为也不是这么简单。

有一个讨论的前提必须弄清且争论的双方都必须统一——那就是我们所说的“教育艺术”的“艺术”以及“教育技术”之“技术”，是在什么意义上用这两个概念的？

“艺术”一词至少有两个含义：第一，具体的艺术形式门类，如文学、音乐、建筑、戏曲等；第二，独具个性且富有创意的方式。很显然，我们这里讨论的所谓“教育是艺术”是在第二个含义上展开的，因为教育其实并非属于任何一个艺术门类。这样，我们便明晰了“教育艺术”的“艺术”在我们这个特定的语境



李镇西和学生在油菜地上上语文课

中的含义,是指教育过程中独具个性、富有创造性的做法。

我们说“教育是技术”的“技术”又是什么意思呢?综合各种权威定义,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“教育技术”的内涵:第一,教育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物质手段,从传统的黑板、粉笔,到现代的多媒体、视频教学网络系统;第二,经过精心选择与组织的学习教材和学习资源;第三,设计、实施和评价教育、教学过程的具体方法。在“教育是艺术还是技术”这个话题中,“技术”显然更多的是第三个含义。

基于上述对“教育艺术”和“教育技术”概念的理解,我对两者的各自内涵作如下解说——

教育艺术,特征是独创性,往往呈现为教育现场(自然要包括课堂教学)中各种因地制宜、因人而异的机智;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,源于突闪的灵感。它与个性有关,与阅历有关,与天赋有关;大体归入“人文”,形象思维,混沌模糊;它是感性的,不可捉摸;它妙趣横生,忽略规则,忌讳雷同,推崇“教无定法”。所以,其经验、智慧不可复制,具体做法难以推广,无法超越。

教育技术,特征是普遍性,常常体现在教育过程(当然也包含课堂教学)中各种按部就班、中规中矩的操作;具有浓郁的大众色彩,来自熟练的技艺。它和共性相联,和传承相联,和借鉴相联;更多地属于“科学”,逻辑推理,周密精确;它是理性的,有迹可循;它一丝不苟,严格规范,追求统一,提倡“课有定则”。因此,其模式、步骤均可拷贝,方法、技巧容易普及,可以逾越。

如果抽象地说教育是“艺术”或“技术”是没有意义的,关键是我们这个话题针对的是什么。现在的普遍情况是老师们只重技术还是只重艺术?如果是前者,那我们强调“教育是一门艺术”则是应该的;如果是后者,那我们强调“教育是一门技术”则有必要。在中国当下这个“一定的时期或一定的时代”,我们更应该强调的“最缺乏的东西”是什么呢?是“教育艺术”还是“教育技术”?

我认为,我们应该强调“教育是技术”!因为在有限的视野里,我感到现在许多学校存在的普遍问题,不是“技术”过度,而是“艺术”泛滥。

现在似乎是一个热衷于谈“教育艺术”的时代:“谈心的艺术”“班会的艺术”“导入的艺术”“板书的艺术”“点拨的艺术”“评价的艺术”“批评的艺术”“表扬的艺术”“家访的艺术”……而很少有人研究这一

类问题的“技术”,好像一谈“艺术”就显得深刻而儒雅,而谈“技术”就显得平庸而肤浅。

由“教育艺术”又派生出许多“非教育”的——不,严格地说,是与教育本来格格不入甚至应该是势不两立的东西:浮躁、绚烂、包装、炒作、追捧、虚夸、神秘,拉虎皮做大旗,鼓三寸不烂之舌……

以课堂教学为例。我们经常看到有“著名”什么的“课堂教学艺术展示”,也经常看到有“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艺术大赛”,但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——也许我孤陋寡闻——那些特级教师的“课堂教学技术展示”和“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技术大赛”。难道是因为课堂教学没有技术可言吗?当然不是,而是因为独特的、个性的、机智的、审美的、表演的“教学艺术”才能色彩缤纷,跌宕起伏,令人眼花缭乱,目瞪口呆,因而总能激起满堂喝彩。一句话,这样的“艺术展示”更具观赏性——用不少老师的话来说:“听谁谁的课,真是一种艺术享受!”如果是“教学技术”展示,哪能有这般的轰动效应?

但是,“享受”是“享受”了,能学吗?当然,专家课堂上有些小技巧也许可以“拿来就用”,但未必有效。因为这些小技巧是和专家的整个教育思想、教育情感、教育智慧以及更重要的现场针对性相联系的。离开了这些,孤零零地把某个细小的做法拎出来,然后搬到自己的课堂“依葫芦画瓢”,自然难以奏效。所以,从总体上说,从著名特级教师们的类似“课堂艺术展示”中,我们是无法学到其精髓、其核心、其神韵的!因为我上面说了,艺术总是和个性、和独创相联系的。如果人人都能学得到,而且是仅凭四十分钟的展示就能学到,人家那还叫什么“艺术”?换句更直接的话说——凡是人人都能够拿来就用的东西,绝不是艺术。

我当然不是否认这样的“艺术展示”,但听课的老师一定要明白,听这样的课,不是简单地模仿、机械地照搬,而是体会、领悟特级教师在课堂上所自然而然呈现的人文素养、学科功底、专业技艺,以及教育情感、思想和智慧,同时琢磨如何在这些方面提升自己,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
正因为我们一些青年教师现在过多地推崇或者说太迷恋“教育艺术”,而忽略了“教育技术”,我觉得有必要强调:“教育是一门技术!”

现在我们许多年轻教师——其实,还远不止年轻教师,教育教学的基本功是非常堪忧的。比如,如何组织课堂教学?如何设计课堂流程?如何管理班级?如何开家长会?如何板书?如何朗诵?如何写教

育随笔?如何设计教育调查问卷?……这都是“技术活儿”!而这些技术都是有操作模式和统一规范的,都有共性要求。可有多少老师敢拍着胸脯说:“这些技术对我来说没问题!”因为对他们来说,他们追求的是不拘一格的“教育艺术”!这些框框套套妨碍了他们的“艺术”发挥!

是的,教育过程也好,课堂教学也好,有很多现场生成的东西,需要教师随机应变,灵机一动,突发奇想……这些都属于“艺术”。但是,教育和教学都是有规律可循的,有章法可依的,特别是教育者的所有教育行为,都必须凭借扎实的专业基本功——我这里所说的遵循规律,依照章法,以及扎实的基本功,都属于“技术”!

我提出当前要多说“教育是技术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,从总体上说,我国现在的中小学教师素质并不高,当然包括我在内。我说包括我在内,可不是“世故”的说法。我的参照是老一辈教师,特别是上世纪前半叶的知识分子。民国时期,哪怕是一个乡村教师,在当地父老乡亲的眼里,都是一方神圣,学富五车,才高八斗,是学问与人格的象征。茅盾、朱自清、叶圣陶等大师,早期都担任过乡村教师,叶圣陶最早就是苏州附近角直镇的小学教师。许多年前,我跟一位年轻教师说叶圣陶曾经是小学教师,他惊叹:“真是不可思议!”是呀,现在想来的确不可思议。我们现在的中小学,还有叶圣陶这样学养深厚的大师级教师吗?所谓“学养深厚”,并非以学历文凭为标志,如果说学历文凭,现在的中小学教师中学士、硕士何其多矣!有的中小学甚至连博士都有了。但是,真正的“博”学之“士”又有多少?钱梦龙论其文凭,不过初中毕业,但他却成了中学语文教育的泰斗!所以我说,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在普遍下降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与之相应的,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(其实又何止是基础教育)的教师们学科知识和专业能力也在普遍下降,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不客气地说,艺术需要深厚的学养,也需要过人的天赋。因此,要想人人都成为“教育艺术”的大家,是不可能的。而在文化水平普遍下降的大背景下,要想相对地提高教育班级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,更多的还是要靠“教育技术”——基本功、模式、规范、程序、评价,等等。二十年前,我激烈地反对出版统一的《教学参考书》——现在叫“教师用书”,因为我说:“有了所谓‘教参’还有统一的练习册,实际上把老师变懒了,什么都统一了,一切都是现成的了,老师就不用认真备课、认真设计试题了。而且,什么都

搞统一,也离个性、创新的教育艺术境界越来越远!”但是,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对我说:“取消教参的前提,是几乎每一位教师都能够独立驾驭教材,并实施有效的课堂教学,可现在这样的教师有多少?如果现在真的取消了全国统一的教参,全国的教学质量绝对大滑坡。所以,保持统一的教参和练习册,至少可以保证统一的质量标准,维持基本的教学水平。”现在看来,这话是对的。同样的道理,现在大力提倡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注重“教育技术”,至少能够大面积地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,而如果一味地强调“教育是一门艺术”,并不能因此而使“艺术家”辈出。

附带还想说说与“教育是艺术还是技术”相类似的一个问题——“教师应该做教育家还是教书匠”。近年来,听到不少领导对老师们公开号召:“不做教书匠,要做教育家!”说实话,我对这个观点有不同的看法。具有娴熟的教学技能,而且这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实践的积累而日臻完美,炉火纯青,有什么不好?如果一个教师能够在教育教学中匠心独运,最后成为一代教育巨匠,这将是他的自豪和我们民族的光荣!纵观现在我们的校园,教书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。相当一部分老师缺乏爱心与责任心,缺乏专业而扎实的基本功,连教书匠都做不好!

教书匠不必是教育家,但教育家必须是教书匠!我心目中真正的教育家,比如过去的陶行知、苏霍姆林斯基、阿姆拉什维利,还有当代中国的于漪、钱梦龙、吴正宪等,都同时是教书匠,他们的课堂教学技艺无不让人惊叹。是的,一个教师,如果成为教书匠之后还有教育家的梦想,并为之努力,当然可敬可佩,也值得提倡——也仅仅是或者说只能是“提倡”而已。不过,如果他不愿当教育家,而愿意一辈子都做教书匠,也一点都不可耻,这只能说明他一直坚守在一线课堂,教学技艺精益求精。然而,如果一个“教育家”连课都上不好,连教书匠都不是,你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“教育家”?

回到本文主题。我还是认为,不要抽象地谈论教育是“艺术”还是“技术”,不要孤立地说“教育艺术”重要还是“教育技术”重要,“教育既是艺术也是技术”这样“正确”的废话最好也少说。针对当前的教育现状和教师队伍的实际情况,我们应该对绝大多数老师说,教育首先是一门技术!

(作者简介:李镇西,教育哲学博士,语文特级教师,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)